关于释读契丹小字的几点意见

胡振华

契丹语是我国历史上契丹人的语言。一般多认为它是属于阿尔泰语系、比较接近蒙古语族的一种语言。契丹人有过两种文字，一种为大字，一种为小字，基本上都是仿照汉字的偏旁部首造成的。契丹小字是一种以音节、音素符号为主，夹有词符的混合体文字。由于契丹语和契丹字都是死去的语文，又加上保留到今天或被我们发现的文献资料较少，所以给我们解读契丹小字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契丹文字研究组的同志们，近几年来，在认真总结过去国内外学者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契丹文字进行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是我国民族语文工作者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鼓午下，在向科学进军的进程中，在语言学、文字学的研究方面取得的又一可喜成果。

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的同志们对照同一内容的汉字、契丹小字文献，“从研究汉语借词入手，以此作为解读契丹文字的一把钥匙”（《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契丹小字研究专号》，第30页）。他们把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作为一个重要突破口，采取了“音义结合的研究方法，为求音而先求义，在已知的义的基础上探索未知的音，利用探得的音质，再辨识一些新词，掌握一定数量的已知读音的词后，进一步从中找出一些规律的东西，……最后达到解读的目的”。（同上）他们首先把契丹小字中音译的汉语借词逐个地拟成汉语的中古音，再进一步释读契丹小字原字和契丹语词语。这种做法，对解决契丹小字中用来音译汉语借词的那些原字的音质是有帮助的，比起过去国内外某些学者按照现代汉语语音释读的音质可靠的多，比起那些只能对出几个契丹小字的汉义而释读不出音质的研究更是一个突破。他们的这种态度和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读了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同志们的研究成果以后，我们深受启发和鼓午。在这里，也有几点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供研究契丹文字的同志参考，并求得指正。

第一、在确定用来音译汉语借词的某些契丹小字原字的音质时，既要注意把这些汉语借词拟成汉语的中古音，也要注意运用与契丹语有亲属语言关系的语言中音译汉语借词时的语音代替规律，来帮助我们确定契丹小字中某些原字的音质。

从语言学上看，如果两种语言的音位系统不同，而本族语言中缺少某个音位，它在吸收借词时，往往是用与其相应或又易于被吸收的音位来代替。契丹语和汉语不属于同一个语系，它们的音位系统也不可能是相同的。契丹语在吸收汉语借词时，并不可能都是按照当时的汉语的语音来吸收的，在契丹小字写这些汉语借词时，也会反映出这一点来。再说，契丹语中的汉语借词，也不一定都是直接从汉语中吸收过来的，某些汉语借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词，也可能是通过回鹘等其他族的语言间接吸收过来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与契丹语有亲属语言关系的语言在吸收汉语借词时的语音代替规律，并以此来帮助我们确定或检验我们拟出的契丹小字原字的音质。

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古代语言中没有〔f〕音位，〔p'〕也不出现在词首。这些语言在吸收有〔f〕音位的借词时，往往是以〔p'〕的形式来吸收的。这种以〔p'〕代替〔f〕的现象，迄今仍保留在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人民的口语中，如把汉语借词fen（分）说成〔p'uŋ〕，把俄语借词 феодал（封建）说成〔p'eodal〕等。从维语来看，现代维语词首的〔p'〕多是由于吸收带有〔f〕的借词和由〔b〕演变来的。蒙古语在音译汉语借词时，也有这种语音代替现象，例如汉语"大夫"，在蒙古文献中是以〔tajpu〕的形式吸收的，也即不在词首的"夫"在蒙古语中变成了〔pu〕。又如，汉语"夫人"，在历史文献中蒙语是以"兀真"、"旭真"的音来吸收的，也即词首的"夫"，在蒙古语中并不是仍读〔fu〕的。根据突厥语族语言和蒙古语的情况看来，契丹语中也可能没有〔f〕音位，在借带有〔f〕音位的汉语借词时，也可能存在把〔f〕变为〔p'〕，或变为其他音的现象。

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的《我们识读契丹原字总表》中，把**业**拟为〔p'〕，把**杰**拟为〔uaŋ〕，但又把**㸚**算作一个单独的原字而拟如〔faŋ〕。（同上，第95页）我们认为**㸚**不是一个单独的原字，而是由**业**与**杰**这两个原字构成的合体字，它似乎不应拟为〔faŋ〕，而应拟为〔p'uaŋ〕。**㸚**这个合体字在契丹小字中是用来音译汉字"方"的。既然契丹小字在音译"方"这个汉字时，用的是**业**和**杰**的合体字**㸚**〔p'uaŋ〕，那也是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我们在上一段所做的推论，即契丹小字在音译带有〔f〕的汉语借词时，是把〔f〕变作〔p'〕来书写的。

同样，我们认为**㐅**、**㐅**也似乎应读作〔pu〕或〔p'u〕，而不是〔fu〕。契丹小字**㐅**是用来音译汉字"府"、"夫"、"傅"、"辅"、"驸"、"副"的。如果按宋汴洛音来拟音时，"府"、"夫"、"傅"、"副"的声母都是〔f〕，"辅"、"驸"的声母都是〔bv'〕。既然"夫"在蒙古文献中写作〔pu〕，"方"在契丹小字中写作**㸚**〔p'uaŋ〕，那么与"夫"、"方"声母相同的汉字，到了契丹小字中，也不会仍保留〔f〕声母，而是用〔p〕或〔p'〕给代替了。**㐅**是**㐅**的异体字，也宜读作〔pu〕或〔p'u〕。

上述语音代替的现象不只出现在〔f〕变〔p'〕上，在契丹语中也还有以〔s〕代替〔ts〕的。例如契丹小字在音译汉语"将军"（汉语宋汴洛音若拟为〔tsiaŋkiun〕）时，用的是**伞並 几亦**〔siaŋ kiun〕、**伞並 几亦**〔siaŋ kiun〕、**伞非 戈尔**〔siaŋ ʃiun〕这几组字，不论它们书写得多么不一致，但都是用〔s〕来代替汉语〔ts〕的。这一点，在同一语系的突厥语族的语言中也是存在的。例如古突厥文献中的汉语借词"将军"，也是写作〔sɛn' gyn〕的，汉语借词中词首的〔ts〕进入突厥语中变成了〔s〕。同样，汉语借词"仓"借入突厥语族语言和蒙古语时，也是读成〔saŋ〕的。这些例子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契丹语中也是没有〔ts〕音位的。既然如此，我们认为把**伞㐅**（祖）、**伞雨**（进）、**伞闭**（静）、**伞文**（节）、**伞关**（祭）等字的声母**伞**拟为〔ts〕，就值得怀疑了。

研究语言要运用历史比较法，释读契丹小字，也要尽可能地注意与亲属语言的比较以便使我们释读的音值更可靠一些。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二、要注意从契丹小字的造字上找出释读原字音质的线索。

由于契丹小字是一种以音节音素、符号为主，夹有词符的混合体文字，我们就要充分注意其造字的各种线索。只有这样，才能释读出更多的音符和词符来。既然契丹小字基本上是仿照汉字制造的，它在字形上也可能给我们留下某些读音的线索。我们认为**付**、**几**、**同**、**乂**、**屮**等这些原字，都保留了原来在汉字中的音质。“**付**”在汉语中古音里声母是〔p〕，这与释出的契丹小字原字**付**的音质是一致的。**几**似乎是汉字“幾”的简体字，“幾”在汉语中古音声母是〔k〕，也与契丹小字里的音质相同。**同**似乎是来源于汉字“用”，读作〔iŋ〕，也近似“用”在汉语中的音质。**乂**似乎是来源于汉字“益”，读作〔i〕，也与汉字“益”原来的读音同。**屮**似乎是来源于汉字“来”，读作〔l〕，也与“来”的声母相同。

有的学者根据《辽史》卷六十四皇子表中的一段话：“迭剌，字云独昆。性敏给，……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讶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便认为契丹人在造字过程中参照了回鹘文字。有的学者还拿回鹘语和契丹语做了比较，认为契丹字“是和回鹘文息息相通的”。（《中山大学学报》1975年第2号《试用古回鹘文比较研究契丹文字》，转引自《契丹小字研究专号》第11页）现在大多数研究契丹小字的学者认为，契丹小字主要是仿照汉字的“偏旁部首”制成的，所谓参照回鹘文也只是参照了回鹘文的表音方法。回鹘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过契丹小字呢？我们认为，吸收回鹘文的表音方法是主要的，但也不排除吸收过回鹘文的字形。可能不是吸收的回鹘文全部字母，而是吸收了某些字母的单写或连写形式。例如契丹小字中的**㐬**（礼），就很象回鹘文〔l〕的尾写形式 ㇆与〔i〕的尾写形式 ㇀的合写。又如契丹小字**伏㐬**，也很象回鹘文的亻〔n〕、勹〔k‘〕、丿〔a〕的并排分写，其音质为〔n（）k‘a〕，与拟出的契丹语〔nəxaj〕（狗）的音质相近，只是在亻与**㐬**之间加了个“犬”字。这是不是一个既表音又表意的字呢？越南字喃中的“𠀧”，就是“巴”表音，“三”表意。我国的老壮文也有这种情况。这些情况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诚然，在契丹小字中不是所有的亻都读作〔n〕，也不是所有的**㐬**都能读作〔k‘a〕，但契丹人用的纪年方法同回鹘人，他们在这方面的名称和书写的字形也是需要注意的。契丹小字**艾**、**奴**都读作“月”〔iue〕，而汉字“艾”〔ai〕字正是回鹘语“月”的意思。是不是契丹人采用了汉族人记录回鹘语〔aj〕（月）的汉字“艾”来音译“月”〔iue〕呢？上述有关回鹘文的几个例子只是一种推测，很可能完全是错误的，但我们认为在释读契丹小字的过程中，应当运用一切可能的线索，经过反复核实、检验，最后作出较科学的结论来。

第三、我们认为契丹小字中字形极为相近又表示相同的语音的，应当看作是异体字。

请看契丹小字中下列的一些原字：

火、**㐅**、**太**都读作〔uŋ〕；**叉**、**及**都读作〔u〕；**艾**、**奴**都读作〔jue〕；**券**、**夯**都读作〔e〕；**爻**、**炎**、**夭**都读作〔uaj〕；**仐**、**尒**都读作〔pu〕或〔p‘u〕**戈**、**笑**都读作〔lu〕；**六**、**久**都读作〔t〕。

最后，我们祝愿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的同志们在今后为逐步扩大解读契丹小字的战果，为发展我国民族语文研究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